

旧

景可在忆梦中

薛海龙

文津出版社

JIUJINGKEZAI

YIMONGZHONG

JIUJINGKEZAI

YIMONGZHONG

JIUJINGKEZAI

YIMONGZHONG





作者简介

薛海龙，原籍山西，29岁。

1984年毕业于山西风陵渡中学，同年考入北京某所专科学校，后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散文、诗歌60余篇（首），长篇小说《大都市》即将脱稿。曾任西山《一叶枫》诗社总编，现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工作。

ISBN 7-80554-310-0



9 787805 543109 >

遥见千幅帆 知是逐风流

（自序）

躺在自家小屋的木板床上看着古诗，心想古人的诗作流传不少，序也未见有几篇，于是就觉得还是自己写序好。

我从事文学写作有七、八年之久，感情是执著的也是迷迷离离的，欲罢不能。自己苦着自己的事时常发生。生活颠沛流离，倒觉得适应，心里宁静得很。

从写诗写散文起，不知道有几百首或多少篇了。诗的精神诗的光辉吸引着我。感谢上苍让我的青春处在这个世纪末的黄昏。这是个寻找归宿的年代，也是个沉甸甸的收获季节。无论痛苦哀愁，欢乐幸福，生生死死，都是一笔宝贵财富。这情绪反映在《乡村暮色》中：一切/都在匆忙地寻找归宿/情绪亦如斑斓的图画/在天边的云雾里/只存有最后的色调。在《孤独者的足迹》中，便表现出一种热烈追求的心态：足迹踏入荒漠/去迎千古长夜/直至黎明/走进头颅身躯的炼狱/哪怕最后只剩一颗心。

我的表现城市生活的诗作不多，且处于尝试阶段。我试图把古典诗词同欧美意象派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意象诗篇》中，塞外的雪花/乘着白帆/在暖暖的南国/唱着小雨曲调。这些诗句表明我还只是个意象的孩子。

《雨季》一首，则是对意象的挚亲挚爱般追寻了：雨季/远处的小河欢腾了/小河变成一把小提琴/所有的小溪都成了七色音符。在后来的诗句：默默地凝视雨滴/归入泥土/归入雨季的天国/你的雨季辉煌似锦。这是青春雨季的无限爱恋，也是我人生珍贵青春的诵曲。

在有了较多的意象体验与生活积累后，直面城市生活，用诗表现出来。如《冬天的城市》：听老者叙说当年的事/也是深重浓厚的情绪/仿佛以往的历史/全都溶进酒桌上一瓶老白干里/冬天的城市/要讲的故事太多了/只要你用心去听。

身处大学中文系，我的诗不可能不带有“学院派”诗的色彩。象《初恋》、《黄河纤夫》、《窗户》、《古城墙》、《家》等都在重复着“学院派”哲理的基调。但我又觉得在构思上已经超出了“学院派”只限在青春和爱情的两大主题。更多的抒发了自己对历史的感悟及把握。这种感情体现在《黄河纤夫》中：弯着张弓至尽的身躯/把从宇宙浩渺上空无限投射的光线/涂抹成一尊古铜色的雕塑/告诉人们/

不是风烛残年，不是风烛残年。

北大已故青年诗人海子的诗作对我启迪深刻。海子走出了“学院派”思想的狭长谷地，然而海子却离去了，他是带着对生活的执着追求而又万分哀怨离开这个人世的。海子的离去，震撼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难于从沉痛中自拔。在这册散文、诗集中，也有两首诗《祭海子》及《诗人远去了》是专门为海子而作的，可惜，逝者已听不到我的颤音了，未名湖，你能听见吗？

我的散文创作从总体趋向上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基本是以传统抒情记事方法为主。到第三阶段则完全地以意识流写作方法为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走过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反映着心灵曲折艰涩的历程。另一方面，我并未完全拘泥于拟定的章法。亦不在手法上故弄玄虚。“文学”同时也是“入学”，是再现生活。我的这册作品之所以不愿让别人作序，其根本原因即在此。别人，名家或不出名的作家未必就能真正了解我。

1992年冬天，我远在几千里外的父亲因得肺病住进医院，后又因付不起医疗费而被赶出医院。作为儿子的我，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呢？后来我写了《葬礼》，我几乎是在倾心研究死亡的过场了。在《遥望夕阳西下的时候》一篇中，便是对我那英年早逝的老师的最好祭奠。人已去世了，我还不知，

却寄去贺卡，阴差阳错。难道这真是世纪末？！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在研究着有关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去向问题。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没理由让民族文化落伍于世界。世纪末到来了，我们既要反思、总结，又要开足马力在文化上长驱进展。任何轻视精神文化的倾向都将导致民族精神的脆弱。在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前，我们一定要重建精神家园。

在一个深夜里，我躺在自家的木板床上，忽然想起南朝乐府民歌《三洲歌》中的句子来。

送欢板桥湾，
相待三山头，
遥见千幅帆，
知是逐风流。

在这世纪末的黄昏，我已把心血溶进诗文中，
并化作一叶扁舟，在茫茫人海中一竞风流。

1995年2月27日夜于北京城南

“流浪寓所”

目 录

遥见千幅帆 知是逐风流(自序).....	(1)
----------------------	-----

散文部分

旧景可在忆梦中

旧景可在忆梦中.....	(3)
蝉思.....	(6)
明月随人归.....	(8)
爱的祭奠	(10)
秋天里的故事	(14)
旧屋记事	(17)
黄毛	(20)

青春的颤音

西山情	(25)
赏雪	(29)
难忘的一本书	(31)
青春	(33)
故乡的野菜	(34)
树与苦藤	(36)

爱的潜流	(38)
再忆西山	(42)
友情	(45)
怀恋我的中学时代	(47)

北京的屋檐下

北京的屋檐下	(51)
偶记四则	(55)
服饰	(55)
口音	(57)
人	(59)
房子	(60)
驼背叔	(63)
遥望夕阳西下的时候	(68)
西山巨蟒	(72)
葬礼	(80)
惶惑之间	(84)
生和死的断想	(88)
冬天里的春天	(90)
青竹	(92)
燕园,精神的家园	(97)

诗歌部分

理想的孩子

理想	(103)
那是惟妙惟肖的第一次	(104)

寄春天.....	(105)
雨.....	(106)
寄故乡.....	(107)
激流里飞溅出来的一个童话.....	(108)
假若你能忆起小巷的雨.....	(109)
月夜,静悄悄	(111)
消雪了.....	(112)
也许.....	(113)
致青春.....	(114)
蒲公英.....	(115)
故乡,月下的幽静	(116)
秋天的印像.....	(117)
远行.....	(119)
九月.....	(120)

梦中的情怀

离别.....	(123)
想你的时候.....	(124)
写给夏天.....	(125)
在故乡的夜里.....	(126)
诗意.....	(127)
日出.....	(129)
祭海子.....	(130)
诗人远去了.....	(132)
孤独.....	(133)
乡村暮色.....	(135)

十五的月亮·····	(136)
梦·····	(137)
邂逅·····	(139)

风从身边飘过

意象诗篇·····	(143)
旧照片·····	(144)
写在雨季·····	(145)
旅途·····	(146)
再写岁月·····	(147)
一片洁白无瑕的雪·····	(149)
冬天的城市·····	(150)
雪·····	(151)
爱海里的故事·····	(153)
风·····	(154)
致女孩·····	(155)
母亲·····	(156)
孤独者的足迹·····	(158)

多重奏音响

白杨树·····	(163)
夜·····	(164)
初恋·····	(165)
黄河纤夫·····	(167)
窗户·····	(169)
十字路口·····	(170)
古城墙·····	(172)

家.....	(174)
大商场.....	(176)
都市里的村庄.....	(178)
向你诉说.....	(179)
我不相信.....	(181)
写给屈原.....	(182)
写给岳飞.....	(183)
路灯.....	(184)
无题.....	(186)
后 记.....	(187)

旧景可在忆梦中



旧景可在忆梦中

今年六月，我从首都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晋西南故乡。

故乡的六月是麦收季。麦场里的麦子刚碾出来，老天就阴沉地下起雨来。淅淅沥沥时续时断了好几天，闷热的六月变得爽如中秋。

在一个微风细雨的早晨，我自由自在地走在镇外田埂上，尽享田野的风光和润人心腑的清新泥土气息。在路口，看见月儿正凝视远处。

那熟悉的情影、文静的举止，像一剂神灵的妙药，勾起我沉在忆海里的思絮。

月儿去年嫁人了。

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又在一个学校上学，月儿比我小一岁，称我为哥。

月儿灵性得很，虽比我低一年级，但一放学就跑到我们教室前，争着替我背书包。冬天，镇上供销社不知从哪里运来黑粗的甘蔗，月儿用积攒的零钱买了一根，用削铅笔的小刀细心切断。二一添作五，我分到了一节，贪婪地大口嚼起来。月儿看见我的甘蔗短了，就把她的拿来和我换。

一天午饭后，镇上爱替人说媒的张大娘和我母亲说，想把月儿说给我当媳妇。

那时，我哪知道媳妇是怎么回事。张大娘话一出口，我就大发其火，剥开的红皮鸡蛋被我扔到院里摔得稀烂，我和月儿的缘分被割断了。我以后才晓知，这岂止是遗憾。

后来，我和月儿都上了中学。中学没毕业，月儿的父母就让她退学了。我的故乡有这样的乡俗：女儿终究是别人家里的，读书再多也没用。

月儿的父母曾把她许给过两家，只是月儿死活不答应，都没成。

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月儿就远远地站在路口等着，亭亭玉立，无论雨雪风霜。见了我，月儿总会拿出些好吃的东西塞过来，又羞怯地微笑着从我书包里拿出新近的报刊。在我朦朦胧胧的意念里，多么希望月儿能永久地这样等我啊。

不幸的是，我的父母和月儿的父母因承包果园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我同月儿从此就不敢公开说话了。

中学毕业后，我参加了高考。不久，就接到了入学录取通知书。

临行前，我在镇外路口见到了月儿，月儿眼脸微微浮肿，愁云满面，默默地低着头。

“父母说，把我许给谁，也不能许给你。”月儿轻声说着。

“你别这么难过”，我说，“既然大人们这么安排，那你就依了吧，省得伤他们的心。”

月儿听了，再没说什么，神情更显凄楚。

当时，我自觉我的生活之舟有了依托，对未来的事根本就没有作过多的思索。

一别就是好几年……

月儿结了婚，她嫁给镇上一家很有钱的人。她父母都说她过的是好光景，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钱。月儿在来信中说，她和那男的老谈不到一块，经常吵架，经常躲在娘家。

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即使我和月儿只是处于一种纯真的兄妹之情，当时也应该给她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去选择自己的幸福啊！

我静静地注视着月儿。

我不愿搅乱那深沉的凝视……

1987年7月18日